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現代俄語神學——問題與回應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Zhang, Baichu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11 16:38:07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019

現代俄語神學

——問題與回應

張百春（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作為一種言說方式，基督教神學在歷史上是由不同語言表述出來的，如拉丁語神學、希臘語神學、德語神學、法語神學、英語神學等。東正教神學主要由希臘語神學和俄語神學構成。希臘語神學指的是教父神學和拜占庭時期的東正教神學。¹後來，俄羅斯民族繼承希臘語神學遺產，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神學，即所謂俄語神學。²具有獨立意義，能夠與西方天主教神學、新教神學以及希臘東正教神學相媲美的俄語神學產生於十九世紀初，至今經歷了大約兩百年的發展歷程。今天，在世紀之交，千年之交，俄語神學面臨着諸多無法回避的問題，其未來取決於對這些問題的回應。

一、兩種語言問題³

現代俄語神學面臨的最突出問題之一是語言問題。禮

-
1. 個別教父除外，如生活在八世紀的伊薩克·西林（或敘利亞人伊薩克）的著作用敘利亞文寫成。
 2. 俄語神學：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這是個新的俄文片語，它與俄羅斯神學（рус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強調的側重點不同，本文主要強調俄語言說方式，故用俄語神學。
 3. 筆者曾就本文中涉及教會斯拉夫語和俄語的關係方面問題諮詢過俄羅斯東正教會外事處甲尼斯神父（Отец Дионисий），在此特向他表示感謝。

拜和神學是宗教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東正教傳統尤其注重禮拜，禮拜儀式之豪華、莊嚴、隆重，為基督教三大流派之最。然而，在俄羅斯東正教內部，特別是在獨立的俄羅斯東正教神學產生之後，一直存在着禮拜和神學用語上的區別問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禮拜語言和神學語言的差別已成為現代俄語神學中最難克服和解決的問題。

俄國東正教禮拜用語是教會斯拉夫語 (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其根源可追溯到九世紀由基里爾 (Кирилл) 和梅福季 (Мефодий) 兄弟為在各斯拉夫民族中間傳播基督教而專門創立的一種獨特的斯拉夫語，⁴他們把基督教書籍從希臘文翻譯成這種語言。後來，在十至十一世紀，這種語言演化為所謂的古斯拉夫語 (старо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也叫古教會斯拉夫語 (древнецерковно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斯拉夫各民族當時都使用這種語言。⁵古斯拉夫語和各斯拉夫民族自己的語言十分接近，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融合。在宗教實踐過程中，古斯拉夫語逐漸演化為各種帶有地域特徵的教會斯拉夫語，為斯拉夫各民族的宗教語言，因此，教會斯拉夫語是古斯拉夫語的一種變體。在俄國，在十九世紀以前，也就是在獨立的俄語神學產生以前，教會斯拉夫語為俄羅斯東正教教會語言，教堂裏的禮拜，禱告和唱聖歌，均用它。⁶俄國教會

4. 他們依據希臘字母創立了斯拉夫字母，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字。

5. 在俄國，最著名的古斯拉夫語文獻有：《基輔殘篇》(10世紀)，《佐格拉夫福音書》(11世紀)，《馬利亞福音書》(11世紀)，《西奈聖禮書》(11世紀)，《奧斯特羅米爾福音書》(11世紀)等，參見信德麟，《斯拉夫語通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頁57-65。

6. 在俄國東正教會內部，這種斯拉夫語和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具有同等地位，即都是神聖的語言。

使用的聖經就是用教會斯拉夫語翻譯的。第一部完整的教會斯拉夫語印刷版聖經於一五八一年出版。⁷一七五一年出版了修訂版，一七五六年再版後，一直沿用至今再沒有經過修改。⁸

俄語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二世紀，到西元七世紀形成所謂的古俄語（древнерусский язык），也叫東斯拉夫語，但書面俄語當時尚未產生。在基里爾和梅福季兄弟創立斯拉夫文字後，俄國人用斯拉夫字母記錄自己的語言，於是才產生書面俄語，這已是十一世紀的事情了。⁹從十四世紀開始，古俄語分化為俄語、烏克蘭語和白俄羅斯語。十七至十九世紀，俄羅斯民族語言形成。俄語的現代化從普希金（Пушкин，1799-1837）開始。在現代俄語的形成過程中，一大批俄國作家發揮了巨大作用，如萊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果戈理（Гоголь）、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托爾斯泰（Толстой）、契訶夫（Чехов）等。¹⁰

教會斯拉夫語和俄語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前者主要是禮拜語言，宗教語言，後者是世俗人用的口語和書面語。古俄語和教會斯拉夫語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俄國人的祖先可以理解用教會斯拉夫語進行的禮拜的含義。後來，教會斯拉夫語幾乎沒有甚麼變化，但俄語則一直處在演變的過程之中。現代俄語和古俄語之間有很大區別，與教會斯拉夫語的距離越來越遠。以致於俄國平信徒如果不經過專門訓練，就無法理解用教會斯拉夫語進行的禮拜，

7. 即著名的奧斯特羅日斯基版，奧斯特羅日斯基是西部俄國的大公。

8. 即所謂的伊麗莎白版斯拉夫語聖經，至今已有近二百五十年的歷史。

9. 現存最早的古俄語文獻有：《奧斯特羅米爾福音書》（1056-1057），《俄羅斯法典》（1054），《往年紀事》（12世紀），《伊戈爾遠征記》（12世紀）等。參見信德麟，《斯拉夫語通論》，同前，頁128、129。

10. 信德麟，《斯拉夫語通論》，同上，頁128。

也無法閱讀斯拉夫文聖經。平信徒實際上很少親自閱讀聖經，教會不鼓勵平信徒閱讀聖經。但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後，隨着普通百姓文化水平的提高，逐漸產生對能夠與日常語言接近的俄文聖經的需求。但直到十九世紀初才嚴肅地提出聖經俄文翻譯問題，從問題的提出到一八七六年俄文聖經全譯本的出版，中間經歷了很多周折。¹¹這樣，俄羅斯民族主要有兩種聖經版本：教會斯拉夫文聖經和俄文聖經。教會禮拜用斯拉夫文聖經，平信徒主要用俄文聖經。今天俄國教會不否認俄文聖經的積極作用，但仍然拒絕在教堂裏做禮拜時使用它。兩種版本聖經的存在，已遠遠超出了語言問題自身，更直接地影響了俄語神學的發展。

教會斯拉夫語有許多優點，高雅而動聽，主要是一種文化語言，¹²特別符合東正教禮拜傳統，其主要功能就是禮拜用語。然而，教會斯拉夫語不適合神學思考和神學思想的表達。至少，俄羅斯東正教神學主要是通過俄文表達的，而不是教會斯拉夫文。神學不是思辯體系，以靈修經驗為基礎的東正教神學尤其如此，因此，神學思考和神學思想不能離開信仰實踐，即禮拜和禱告。與宗教學家及宗教哲學家不同，神學家在進行神學思考的同時，必須親身參加禮拜和禱告，理解禮拜儀式的含義，不斷豐富自己的宗教經驗，把自己的神學思考建立在宗教經驗基礎上。在理解禮拜和禱告的含義方面，教會神學家無疑比世俗神學家有更大的優勢；然而，俄國教會的神學家們也都用俄語

11. 聖經的翻譯工作中間曾被迫中斷，參見И. А. Чистович (奇斯托維奇)，《聖經俄文翻譯歷史》(Ист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Библии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С.-Петербург, 1899, 莫斯科1997年影印本)。該書把這段歷史分為四個時期，全書圍繞四個時期詳細地介紹了聖經俄文翻譯過程。

12. 教會斯拉夫語從來沒有作為口語存在過，它只是教會禮拜用語和宗教文學用語。

進行神學思考和創作。俄語神學已經是事實。為了克服禮拜和神學在用語上的分歧，俄國教會內部曾出現過至少兩次把禮拜用語改成俄語的嘗試，但均未成功。¹³這是俄羅斯教會的一個老問題。官方教會佔統治地位的觀點十分明確：堅決反對用俄語取代禮拜用語——教會斯拉夫語。¹⁴

二、教父遺產

關於教父遺產的研究——教父學是東正教神學中的一個重要領域。天主教神學和新教神學裏也有教父學，它們同樣十分重視對教父學說的研究，承認教父的權威性。不過，在對待教父的態度上，分歧是明顯的。東正教會把教父學說與聖經等量齊觀，¹⁵在天主教和新教那裏，教父學說沒有這樣的地位。此外，教父時期的界定也不相同，天主教一般把教父時期確定為前八個世紀，¹⁶新教則認為教父時期只到五世紀中葉為止。¹⁷而東正教一般把教父時期延長到拜占庭滅亡，即到十五世紀中葉。弗洛羅夫斯基(Флоровский)對教父學的研究也以八世紀為限，¹⁸但他堅持認為後來拜占庭神學家完全延續了教父傳統，特別是

-
13. 第一次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所謂革新派的嘗試；第二次是以格奧爾吉·科切特科夫神父(Отец Георгий Кочетков)為代表的所謂新革新派不久前的嘗試。
 14. 關於這方面的爭論參見：《俄羅斯教會禮拜用語：歷史和改革的企圖》(Богослужебный язык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история, попытки реформации, Москва, 1999, Издание Сретен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該書代表官方教會觀點。
 15. 東正教認為聖經和聖傳具有同樣的權威性，教父學說是聖傳的主要內容。
 16. 參見甘蘭(F. Cayre)，《教父學大綱》，四卷本，吳應楓譯(台北：台北光啟出版社，1979年)，第一卷，頁7-13。
 17. 參見麥葛福(Alister E. McGrath)，《基督教神學手冊》，劉良淑、望瑞琦合譯(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1)，頁25。
 18. 參見Флоровский(弗洛羅夫斯基)的三部著作：《四世紀東方教父》(Восточные Отцы IV века, Париж, 1931, Москва, 1992年影印版)，《五至八世紀拜占庭教父》(Восточные отцы V-VIII веков Париж, 1993, Москва, 1992年影印版)，《最初幾個世紀的教父》(Отцы первых веков, Кировоград, 1993)。

新神學家聖格利高里 (Святой Григорий) 和聖格利高里·帕拉馬 (Святой Григорий Палама) 的學說，完全符合教父精神。¹⁹梅延多夫 (Мейендорф) 和弗·洛斯基 (В. Лосский) 也都堅持這個觀點，認為教父學說與拜占庭神學在本質上是一致的。²⁰

東正教喜歡把自己的根源追溯到使徒和教父，稱自己的信仰為使徒的信仰和教父的信仰，以強調東正教信仰之傳統性、正統性、可靠性、忠實性，以及信仰之不變性等。今天東正教徒信仰的東西和使徒、教父信仰的東西是一樣的。東正教會總是強調教會是使徒的教會，也是教父的教會。東正教教會神學家在論證自己的學說時，經常引用教父的話語，這是東正教教會神學的一個傳統方法。²¹許多俄國神學家把教父學說當作神學評判的標準。弗洛羅夫斯基一直把教父學說看得很高，他說過：教父學說「是真正信仰最可靠的標誌」，「無疑，教會是『使徒的教會』。但在最深刻的意義上，教會也是教父的教會。……教父的學說是基督教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正確信仰的永恆尺度和最後標準。教父不但是古老信仰的見證人，而且也是真正信仰的見證人。『教父精神』對東正教神學而言，是和聖經上的話一樣的權威。這兩方面相互是不可分割的。」²²當

19. 弗洛羅夫斯基用「教父精神」一詞企圖揭示早期教父學說與拜占庭神學的內在一致性，參見Флоровский，〈聖徒格利高里·帕拉馬和教父傳統〉(Святитель Григорий Палама и традиция отцов)，見《弗洛羅夫斯基文集：教義與歷史》(Догмат и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 1998)，頁379、380。

20. 參見Мейендорф (梅延多夫)，〈教父神學引論〉(Введение в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Клин,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жизнь, 2001)；В. Лосский (弗·洛斯基)，〈東方教會神秘神學概論〉(Очерк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церкви, Москва, 1991)。

21. 在東正教神學中有一種極端情況，即濫用教父的語句，把它們當作裝飾。

22. Флоровский (弗洛羅夫斯基)，〈教義與歷史〉，同前，頁377、379、380。

代俄國神學家也這樣看待教父學說：「教父的學說是教會賴以建立的基礎。沒有堅定的教父學基礎，俄羅斯神學的復興是不可思議的……」²³

不過，在俄國東正教會內部，對待教父學的態度並非完全一致。著名教會神學家涅斯梅洛夫 (Несмелов) 就曾極力反對教父學說。他把上帝的話當作神學的唯一基礎，認為教父學說是諾斯替教和禁慾主義的東西，俄羅斯神學應與之鬥爭。²⁴ 世俗神學家對待教父學的態度也十分謹慎，至少不像教會神學家把教父學說看得那麼高，也很少引用教父的說法。不過，世俗神學家的許多宗教神學思想與教父學說有十分密切的聯繫 (如別爾嘉耶夫 [Бердяев] 的創造理論)，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儘管教父學是俄語神學中十分重要的領域，但作為一門神學學科，教父學在俄國產生卻比較晚，大約是在十九世紀上半葉，而且最初主要是教父著作的翻譯。當時的

23. Иеромонах Иларион (Алфеев), 《世紀之交的東正教神學》(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на рубеже столетий, Москва, Крутицкое Патриаршее Подворье, 1999), 頁401。
24. 參見Н.Н. Глубоковский (格盧博科夫斯基), 《俄羅斯神學科學的歷史發展和最新狀態》(Русская 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наука в е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и новейшем состоянии, Варшава, 1928,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 1992年影印版), 頁61、62。在這裏，格盧博科夫斯基還指出在神學院裏發生的關於教父學課程獨立性的爭論。比如，聖彼得堡神學院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未曾取消教父學課程；當時莫斯科神學院也認為這門課程是多餘的，教義學的內容一般放在教會史和教義神學的歷史部分裏，該書第65、66頁。
25. 教父著作的翻譯工作在整個十九世紀一直進行着。莫斯科神學院翻譯最著名的東方教父，如大阿凡納西 (Афанасий Великий)、卡帕多基亞 (Каппадокия) 教父等；聖彼得堡神學院主要翻譯教會歷史學家以及拜占庭歷史學家的著作；基輔神學院主要翻譯西方教父和教會教師的著作，如德爾圖良、聖奧古斯丁等；喀山神學院主要翻譯大公會議文獻，部分地還有奧利金的著作等。結果，於一八四三至一八八一年，莫斯科神學院出版了《教父著作俄文翻譯》大型叢書。參見《東正教百科全書：俄羅斯東正教會》(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Москва, Церковно-научный центр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 頁437、438。

四大神學院都參與了這個工作，²⁵此外還有許多學者以個人的身分翻譯教父著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這個翻譯工作在蘇維埃俄國中斷了，二戰後開始有所恢復，但仍然談不上研究。最初的教父學研究主要是為了教學需要而進行的系統化工作，比如菲拉列特·古米廖夫斯基(Филарет Гумилевский)的《關於教會教父的歷史學說》(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б отцах церкви)(1859年由聖彼得堡出版，共三卷，不久前出版影印版，1996，1998)等。此外就是關於個別教父的研究，這方面的工作在十九世紀是很多的。²⁶十月革命後，俄語神學在蘇維埃俄國消失，教父學研究也隨着流亡的俄語神學家轉移到國外，而且碩果累累，主要有卡爾薩文(Карсавин)的《教父和教會教師：在他們的理論中揭示東正教》(Святые отцы и учителя. Раскрытие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в их теориях)(巴黎，1926年，俄文版；莫斯科，1994年再版)；弗洛羅夫斯基的《四世紀東方教父》(Восточные Отцы IV века)(巴黎，1931年，俄文版)，《五至八世紀拜占庭教父》(Византийские Отцы V-VIII веков)(巴黎，1933年，俄文版)；凱林(Керен)的《聖格利高里·帕拉馬的人學》(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св. Григорий Палама)(巴黎，1950年，俄文版；莫斯科，1996年，再版)，《教父文獻的黃金時代：四世紀東方教父的生平與學說》(Золотой век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жизнь и учение святых отцов 4 века)(巴黎，1967年，俄文版；莫斯科，1995年，再版)，《教父學》(Патрология)(巴黎—莫斯科，1996年)；瓦西里(克里沃舍因)(Василий

26. 同上，頁438、439。

Кривошеин) 的《聖格利高里·帕拉馬的禁慾主義和教義學說》(Аскетизм и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св. Григория Палама) (1936年)，《新神學家聖西梅翁(949-1022)》(Симон Новый Богослов) (1980年)；梅延多夫的《聖格利高里·帕拉馬與東正教神秘主義》(Святой Григорий Палама и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мистика) (1959年，法文版；莫斯科，2000年，俄文版)，《格利高里·帕拉馬研究引論》(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Григория Палама) (倫敦，1964年，英文版；聖彼得堡，1997年，俄文版)，《拜占庭寂靜主義：歷史、神學和社會問題》(Византийский исихазм: история, богослов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1974年，英文版)，《教父神學引論》(Введение в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1974，1985，2001年版)，《拜占庭神學：歷史流派和學說》(Византий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вероучение) (莫斯科，2001年，俄文版)；弗·洛斯基的《東方教會神秘神學概論》(Очерк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восточной церкви) (1944年，法文版；1958年，英文版；1991年，俄文版)，等等。二戰以後的蘇聯時期，教父學研究方面沒有突出的成果。

三、俄語神學遺產

在短短的兩百年時間裏，俄語神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成為基督教神學不可忽視的一部分。俄語神學遺產包括兩部分：本土的俄語神學和流亡的俄語神學，其分界線是十月革命。本土的俄語神學包括教會神學和世俗神學，其中世俗神學遠比教會神學活躍。教會俄語神學相對比較

保守，創造性的成果不多，大部分工作都是奠基性的，比如翻譯和整理。最早的相對獨立的教會俄語神學思想家是莫斯科都主教菲拉列特 (Филарет, 1782-1867)，他對俄語神學最大貢獻是組織翻譯俄文聖經，這個工作幾乎花費了他一生的心血。菲拉列特的神學思想主要表達在其大量布道文裏，廣為後人重視，因此，他被看作是教會俄語神學的奠基人。在教義神學方面，十九世紀最著名的俄語神學家是馬卡里·布爾加科夫 (Макарий Булгаков, 1816-1882)，其五卷本巨著《東正教教義神學》(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1849-1853)²⁷是俄語神學中系統表述教義神學的第一次嘗試。儘管遭到許多非議，但這部著作對後來的俄語教義神學著作有重大的影響，比如菲拉列特·古米廖夫斯基的《東正教教義神學嘗試：教義的歷史表述》(Опыт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зложение догм)。十九世紀下半葉到十月革命前，俄語教會神學在道德神學、教牧神學、布道術、護教學、聖經學、教會史、教父學、禮拜神學、教會考古學等領域中，都有大量研究成果。²⁸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最重要的教會神學家有格盧博科夫斯基 (Глубоговский)、涅斯梅洛夫、塔列耶夫 (Тареев) 和弗洛連斯基 (Флоренский) 等，他們代表了十月革命前教會神學發展的頂峰。對本土俄語教會而言，

27. 曾多次再版，莫斯科一九九九年影印版，兩卷本。馬卡里還出版過《東正教神學引論》(Введение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是他的基礎神學講義，2000年再版)。此外，他的十三卷本巨著《俄羅斯教會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是教會史研究方面的奠基性著作。

28. 關於這個時期的教會神學發展，重要的神學家及其主要著作，參見格盧博科夫斯基，《俄羅斯神學科學的歷史發展和最新狀態》，同前。該書按神學各學科簡要地介紹了俄語教會神學的主要成就。

二十世紀是個災難性的世紀，教會內部的神學創造幾乎完全中斷，只有極個別的人除外，如一九九〇年慘遭殺害的阿·閔(А. Мень, 1935生)，其主要著作多在國外以筆名博戈柳博夫(Боголюбов)或斯韋特洛夫(Светлов)發表。阿·閔的神學思想遭到教會內部一些人的懷疑，但至少沒有被看作是異端。²⁹

本土的世俗俄語神學也產生於十九世紀上半葉，第一個世俗俄語神學家是霍米雅科夫(Хомьяков, 1804-1860)，其教會論(核心概念是「聚和性」)是東正教教會論最高成就。哲學家恰達耶夫(Чаадаев)和特魯別茨科伊(Трубецкой)公爵兄弟在神學思想方面也有獨到的貢獻。十九世紀俄國著名作家的神學思想很值得注意，特別是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和托爾斯泰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探索，對俄語神學的影響十分深刻。世俗神學的集大成者是弗·索洛維約夫(В. Соловьев, 1854-1900)，其新基督教意識、一切統一理論、神人類理論、索菲亞學說、神權政治理論等都具有獨創性。此外，費奧多羅夫(Феодоров)的復活論，羅贊諾夫(Розанов)的新宗教意識(特別是其關於性的神學意義的理論)，都是世俗俄語神學的重要成就。蘇聯時期，本土的世俗俄語神學傳統中斷。唯一值得指出的是，當代俄國哲學家洛謝夫(Лосев, 1893-1988)的創作在內容上十分接近神學，他是索洛維約夫時代的宗教哲學傳統培養出來的宗教哲學家，直接參與了二十世紀初的那場圍繞「贊名派」的著名神學爭論，後來

29. 阿·閔(А. Мень)的主要著作是《人子》(Сын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布魯塞爾, 1969年, 俄文版)和多卷本宗教史著作《探索道路、真理和生命》(В поисках Пути, Истины и Жизни, 1970年開始在布魯塞爾出版), 關於他的神學思想的論述, 參見文集《關於大司祭阿·閔的神學》(О богословии протоиере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еня, Житомир, 1999)。

在蘇聯時期，他創作了大量哲學著作，其內容多涉及宗教主題。

流亡俄語神學的基地是法國的巴黎，在那裏形成了所謂的巴黎學派。當代俄羅斯神學家，修士司祭伊拉里翁（阿爾費耶夫，Иларион Алфеев）把「巴黎學派」的神學分為五個流派，第一個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基普里安（凱林，Киприан Керен）、弗洛羅夫斯基、弗·洛斯基、大主教瓦西里（克里沃舍因，Архиепископ Василий Кривошеин）、梅延多夫等，該派主要任務是「教父復興」，其口號是「前進，回到教父去」；第二個流派以布爾加科夫為代表，其根源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俄國宗教復興，東方教父學的影響在其中與德國唯心主義、索洛維約夫和弗洛連斯基的宗教世界觀交織在一起；第三個流派的代表是尼古拉·阿凡納西耶夫（Николай Афанасьев）、什梅曼（Шмеман），其主要任務是「禮儀的復興」；第四個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費多托夫（Федотов）、莫丘里斯基（Мочульский）、孔采維奇（Концевич）、切特韋里科夫（Четвериков）、卡爾塔紹夫（Карташев）、焦爾諾夫（Зернов）等，該派的特點是對俄羅斯歷史、文學、文化和宗教性進行反思；第五個流派的代表人物有尼·洛斯基（Н. Лосский）、弗蘭克（Франк）、舍斯托夫（Щестов）、津科夫斯基（Зеньковский），該派發展了俄羅斯宗教—哲學思想。別爾嘉耶夫不屬於上述任何一個流派，但他是「俄羅斯巴黎」的核心人物之一，對俄語神學的貢獻巨大。³⁰流亡俄語神學的另外一個基地是美國聖弗拉基米爾神學院。

流亡俄語神學也可以分為教會神學和世俗神學。教會

30. 參見伊拉里翁（阿爾費耶夫），《世紀之交的東正教神學》，同前，頁395-396。

神學家中最有影響的是布爾加科夫神父，其主要貢獻在教義神學方面，即其兩個神學三部曲，小三部曲是《燒不毀的灌木》(Купина неопалимая, 1927)，《未婚妻的朋友》(Друг Жениха, 1927)，《雅各的天梯》(Лествица Иаковля, 1929)，大三部曲的總題目是《論神人類》(О Богочеловечестве)，包括《神的羔羊》(Агнец Божий, 1933)，《保惠師》(Утешитель, 1936)和《羔羊的未婚妻》(Невеста Агнца, 1948)。布爾加科夫發展了索洛維約夫和弗洛連斯基的「索菲亞論」，但他在這方面的工作遭到以弗·洛斯基為代表的另一派教會神學家反對，弗洛羅夫斯基也一直反對各種形式的「索菲亞論」。津科夫斯基的主要貢獻在護教學和基督教哲學領域。什梅曼和尼古拉·阿凡納西耶夫建立了系統的禮拜神學。凱林、梅延多夫、弗洛羅夫斯基和尼·洛斯基等人在教父學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這是俄語神學中教父學的一個頂峰，其中尤以弗洛羅夫斯基提出的「新教父綜合」最有影響。尼·洛斯基在系統神學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其《東方教會神秘神學概論》和《教義神學》(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е боголовие, 1964-1965)。什梅曼和梅延多夫等人在東正教神學現代化方面做出了許多貢獻。

流亡世俗神學延續了十月革命前世俗俄語神學的傳統，主要表現在文學和哲學創作領域。在文學領域，最著名的代表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在國外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均涉及神學主題，如《聖靈時代》(Время Святого Духа)、³¹《第三約》(Третий Завет)、³²《基督與敵基督》(Христос и Антихрист)等。俄國哲學的總體特徵是

31. 在聖父，聖子之後的第三個時代。

32. 舊約和新約後的第三約。

宗教性，其主體是宗教哲學。十月革命前，俄國宗教哲學在索洛維約夫那裏達到頂峰，並形成獨特的俄國宗教哲學傳統，該傳統在流亡的俄國哲學裏得以延續，其主要代表有別爾嘉耶夫、弗蘭克、尼·洛斯基、維舍斯拉夫采夫、舍斯托夫等。他們在自己的哲學創造中均廣泛涉及神學問題，對俄語神學乃至整個基督教神學有突出的貢獻。

應該指出的是，許多流亡的俄語神學家用英文和法文寫作，比如弗洛羅夫斯基後期著作主要用英文寫成，弗·洛斯基和梅延多夫等人的許多著作用法文出版。然而，從內容和風格上看，這些著作完全屬於俄語神學。

四、俄語神學與世界對話

現代俄羅斯人的信仰需求不斷增長，但七十多年無神論歷史的痕跡很難在短時間內消除，於是出現了一個類似一千年前東正教剛剛傳入俄國時的「雙重信仰的時代」。這就是俄語神學現在所面對的世界。教會應該如何面對這個世界？應該如何處理教會與世界的關係？儘管這是信仰實踐問題，但它與神學並非無關，因為神學不是純理論的思辯，在一定意義上，實踐神學更有生命力，東正教神學尤其注重自己的實踐性。然而，在這方面，俄語神學面臨一個悖論：同基督教其他語言神學相比，俄語神學最不擅長與世界對話。今天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對這個問題十分重視，二〇〇〇年為紀念基督教在世界上傳播兩千年而舉辦的高級主教會議通過了一個文件：「俄羅斯東正教會社會觀基礎」（這個文件經過了六年的準備），它「不但對俄羅斯教會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對普世東正教會都具有歷史意義」。³³

33. 莫斯科牧首區教會外事局局長，斯摩棱斯克和加里寧格勒都主教基里爾（Кирилл），

這是俄羅斯教會與社會對話的基本原則，其中涉及這樣一些十分敏感的領域，如民族問題、國家問題，政治法制問題，私有財產問題，戰爭問題，犯罪問題，個人、家庭與社會道德問題，個人與民族的精神健康問題，生物倫理學問題，環境問題，世俗科學文化問題，國際關係問題等等，俄羅斯教會就這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立場。無疑，這些問題都需要神學上的回應。總之，東正教會已認識到教會自身與社會接觸的必要性，神學與社會接觸的必要性。

俄語神學所面對的另外一個世界是非東正教的基督教。³⁴在前面提到的那次高級主教會議上，俄羅斯教會通過了另一個官方文件，其中專門規定了與「非東正教基督教各派」關係方面的基本原則。³⁵儘管歷史上俄語東正教神學一直受到天主教神學和新教神學的影響，³⁶但是，在教會神學內部，對待西方神學(即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學)的態度主要是批判性的。比如在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神學院裏有一門課程是「揭露神學」，其全稱是「西方信仰及俄羅斯教派的歷史與揭露」，後改名為「西方信仰的歷史與揭

《教會的社會服務》(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служение Церкви)，見《教會與世界：俄羅斯東正教會社會觀基礎》(Церковь и Мир: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Москва, Даниловский Благовестник, 2000)，頁3。

34. инославие的直接意思是「按照另外的方式讚美和榮耀上帝」，它與православие(東正教)相對。在俄語神學中，它主要指天主教和新教。把инославие翻譯為「非東正教」，過於寬泛，我們試譯為「非東正教的基督教」。
35. 參見《俄羅斯東正教會與非東正教基督教各派關係的基本原則》(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отнош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к инославию)，見《俄羅斯教會紀念基督教兩千年主教會議文件與材料集》(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рхиерейского Собора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ратства во имя св. княз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Невского, 2000)，頁149-170。
36. 俄羅斯神學是在西方神學的影響下形成的，這是弗洛羅夫斯基《俄羅斯神學之路》一書的基調。

露：以一〇五四年至今的西方教會歷史為背景」，從這些名稱上就可以看出，這門課程的主要任務和目的就是對非東正教的西方基督教進行批判。³⁷

然而，純粹揭露和批判的方法已經過時，當今世界的潮流是「對話」，在對待西方基督教神學的態度上，東正教也應該採取對話的方式。³⁸眾所周知，無論就主題之豐富性，思想之深刻性而言，還是就體系化程度而言，現代西方基督教神學都比東正教神學勝出一籌。天主教在教義神學方面，新教在聖經神學方面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很值得借鑒，這是俄語神學除了教父傳統和自己的神學遺產外所面臨的又一豐富資源。俄語神學有自己的長處，比如在禮拜神學、聖像神學、教父學、教會史學和靈修神學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因此東西方神學對話有深厚的基礎。二〇〇〇年通過的官方文件「俄羅斯東正教會與非東正教基督教各派關係的基本原則」第四條是「與非東正教基督教對話」，其中談到，俄羅斯東正教會與非東正教基督教的各種對話都具有神學特徵。對東正教會而言，「神學對話的任務是向非東正教的基督教夥伴解釋東正教教會自我意識，它的信理、教會制度和精神傳統的基礎，消除誤解和存在的偏見」。³⁹東正教會呼籲在對話的範圍內建立共同研究中心、小組和規劃，定期共同舉行神學會議、研討會和學術接觸，互派代表團，交換學術論文和學術資訊，組織東西方神學家進行互訪，組織共同的出版事業，邀請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到俄羅斯教會學校講學等。⁴⁰此外，俄國東正教會

37. 新教產生後，東正教便利用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矛盾對它們雙方進行批判。

38. 「揭露神學」的另外一個名稱是「比較神學」，似乎更合理些。

39. 《俄羅斯教會紀念基督教兩千年主教會議文件與材料集》，同前，頁155。

40. 同上，頁155、156。

也致力於以自己的方式參加教會合一運動。⁴¹

五、神學教育問題

神學院是俄語神學教育的最高機構。十月革命前俄國有四所神學院：莫斯科神學院、彼得堡神學院、基輔神學院、喀山神學院。基輔神學院和莫斯科神學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彼得堡神學院的歷史也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上半葉。不過，起初俄國神學院受西方天主教的影響，甚至用拉丁文講授神學，彼得大帝改革後，新教在各神學院裏的影響佔主導地位。至少到十九世紀上半葉，在俄國神學院裏還沒有形成獨立的神學傳統，儘管在神學的許多領域裏都開始了嚴肅的學術研究。教會俄語神學傳統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末才開始形成。幾十年後，十月革命徹底葬送了教會俄語神學，神學院被關閉。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神學院開始恢復，但只是處於維持狀態。直到八十年代蘇聯改革，神學院才真正開始發展，但很難恢復到從前的狀態。今天俄國神學院教學大綱仍然以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樣板為主。各神學院存在的普遍問題是，缺乏現代神學文獻、沒有高質量的教材、教學人員不足。

在俄國教會神學院教育體制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封閉性。主要表現在，神學院脫離社會，脫離世俗文化，輕視西方天主教神學和新教神學的成果。神學院裏的神學研究因此陷入僵化，從這裏畢業的學生缺乏從事神學研究和教學的能力。教會俄語神學與社會、文化等領域嚴重分離。神學院教育體制急待改革。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

41. 俄國東正教會不完全接受西方基督教世界提出的教會合一運動原則，而是努力提出和堅持自己的原則。

俄國教會神學院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沒有實質性的改變。這時共有五所教會神學院：莫斯科神學院、聖彼得堡神學院、基輔神學院、摩爾達維亞神學院、明斯克神學院。它們無論如何不能滿足當今俄國社會對神學教育不斷增長的需求，於是出現了一種完全新形式的神學教育——開放式的世俗高等神學教育體系，這個體系裏的學院與教會有密切關係，但不從屬於教會（因此也叫獨立的神學教育體系），它們培養的人才也從事宗教教育，但主要是面向社會，而不是教會。如一九九二年成立的以神學家聖約翰命名的俄羅斯東正教大學就是一所面向社會需要的高等神學院，它共有四個系：歷史—哲學系、聖經—教父學系、哲學—神學系、經濟—法律系；而且，隨着社會需求的變化，該大學還將適當地增設其他系，如醫學系、教會藝術系、環保系等。在莫斯科還有一所高等神學院——東正教聖吉洪神學院，其前身是一九九一年為培養急需的宗教教師方面的人才而設立的研討班，後改建為五年制的神學院。在聖彼得堡，由俄羅斯教育科學院、聖彼得堡神學院和俄羅斯文學所共同創辦了一所非國家高等學校——俄羅斯基督教人文學院，其前身是一九八九年創立的高等人文研討班，目前有這樣一些專業：俄羅斯歷史與文化、神學、藝術、古典語言、羅曼—日爾曼語、管理、哲學、文化學、心理學等，學制一般為四年（本科）。這樣的高等神學院在其他城市也已經出現。與教會神學院相比，它們的最大特徵是開放性，直接面向社會，滿足當今社會對神學的需求。當然，這些高等神學院最終還是依托俄羅斯東正教會。

蘇聯時期的教育是世俗化教育，以無神論為背景。蘇聯解體後，世俗高等教育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其中對宗

教教育的需求增長很快，原來的「無神論」課逐漸變成了表面上中立的「宗教學」課，從一九九三年開始，教育部通過新的學科分類標準體系，「宗教學」和「神學」課被列入其中，「宗教學」和「神學」專業的教學大綱也同時出台。這樣，俄國世俗高校也可以培養「神學家」了。不過，由於俄國是個多種宗教並存的國家，除基督教三派外，還有伊斯蘭教和佛教等。這給世俗院校「神學」專業課程的設置帶來很大困難。在新出台的「神學」專業的教學大綱裏回避了教派問題，或者說照顧到了各類教派。比如，神學基礎知識部分包括了一般的宗教基礎知識，廣泛涉及基督教三派、伊斯蘭教和佛教等。⁴²因為神學總是某種宗教的神學，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神學體系，所以，每個高校自己有權決定具體講授甚麼神學。當然，這個教學大綱從根本上不能滿足任何一種宗教對神學的要求，但它卻能夠滿足目前俄國教育界對神學的基本需求。

儘管在世俗高校裏開設神學課已合法化，但實際操作卻存在諸多困難，最主要的困難是缺乏合格的教學人員，因此目前並非每所高校都能開設神學課程。大多數院校的神學課由教會神職人員講授（如莫斯科大學）。有能力的院校甚至已經成立神學部（鄂木斯克國立大學）和神學系（阿爾泰國立大學）和神學教研室（特維爾國立大學）。其他院校以不同的方式講授神學方面的課程，比如在歷史系講授

42. 神學專業課程包括十三門：宗教史（612學時）、神學體系引論（136學時）、宗教哲學（136學時）、宗教倫理學和價值學（204學時）、宗教社會學（204學時）、宗教組織（136學時）、宗教崇拜（136學時）、科學與宗教（170學時）、宗教心理學（102學時）、美學與宗教藝術（170學時）、宗教教義文獻（306學時）、自由思想史（170學時）、神秘學說和崇拜（204學時）。參見《高等職業教育國家教育標準》（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стандарт высшего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Логос, 1995）；另「神學專業教學標準」見頁48-61，「宗教學專業教學標準」見頁370-382。

教會史、聖經學等。⁴³

六、挑戰與回應

在各類語言的基督教神學中，俄語神學是較晚出現的一種神學言說方式，它的經歷十分坎坷，今天又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與此同時，它所面臨的發展機遇也最大。基督教神學借助拉丁語、希臘語、英語、法語和德語等，形成了各種相對比較成熟的神學體系。現代意義上的西方神學（天主教神學和新教神學）走在了前頭，在許多領域領先於俄語神學。不過，西方神學已開始注意俄語神學在某些領域裏的成就。俄語神學對基督教神學有獨到的理解。從俄文翻譯的《約翰福音》前兩句是這樣的：「元始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共在，聖言即天主，是聖言自元始即與天主共在。」⁴⁴在這裏，希臘文的「邏各斯」被翻譯為「聖言」⁴⁵，這表明，俄國東正教更注重上帝之真理的「言說」性和可言說性。另外，東正教神學傳統十分重視《約翰福音》，並把作者約翰稱為神學家。⁴⁶神學不是聖言自身，它總是具體地表現為一種言說方式。俄語神學是基督教神學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言說方式，它有自己對神學的理解，有自己的神學視角，因此它應該說出自己的話語（邏各斯、道），完善自己的言說方式。這既是時代的要求和挑戰，也是西方神學對俄語神學提出的要求和挑戰。

43. 參見Сергей Карпов (卡爾波夫)，〈世俗高校裏的神學〉(Теология в светских вузах)，見《獨立報：宗教》(НГ-Религия) No. 22 (2000)：6。

44. 東正教漢譯聖經一八六四年版。

45. 俄文為“Слово”。這個譯法與「思高本」的譯法相同，而「和合本」及「呂振中本」均譯為「道」。

46. 東正教神學傳統只賦予給三個人以神學家之名，另外兩個是納西昂的聖格利高里(328-390)和新神學家聖西梅翁(949-1022)。

二百年來，俄語神學是在一個完全不適當的環境中發展的，至少從表面看是這樣。它產生於十九世紀上半葉，啟蒙運動和世俗化運動在當時的俄國已經開始。十九世紀下半葉，各類無神論學說在俄國流行，二十世紀初無神論徹底勝利，任何宗教和神學思想在俄國本土都無法存在，於是才有流亡的俄語神學。直到二十世紀末期，蘇聯無神論體制瓦解，俄語神學才進入一個完全新的發展時期。⁴⁷在這裏有三件大事值得一提，它們徹底地改變了俄語神學存在和發展的背景，為俄語神學的復興提供了良機，同時也提出了挑戰。第一件大事是俄羅斯皈依東正教一千年（988-1988）；第二件事是一九九一年發生的蘇聯解體，七十多年的無神論時代宣告結束；第三件事是整個基督教世界都在慶祝的「基督教兩千年」。這些事件喚起俄羅斯民族的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主要地是宗教的），直接導致了所謂的「宗教復興」。在這個復興過程中，東正教借助自己在俄羅斯歷史上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獲得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教民數量急劇增加，新的教區相繼開放，神職人員隊伍不斷擴大，大量被關閉的教堂重新開放，甚至建造許多新的教堂，修道院也逐漸重新開放，宗教學校數量不斷增加。與這個復興趨勢很不相稱的是俄語神學。儘管在數量上從事神學研究的人多了，但神學研究的質量卻很難在短時間內獲得提高。今天俄國的神學很難恢復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那個時期的水平，也無法達到流亡俄語神學的水平，甚至根本無法適應現代俄國人正在增長的宗教和信仰上的需求。於是產生了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如新興宗教的興起，各種宗教迷信的泛濫等等，這些都需要俄羅

47. 流亡的俄語神學在二十世紀後半期開始衰落。

斯東正教做出神學上的回應。此外，廣大東正教教民急需獲得基本的神學教育，否則，他們無法判斷正統與異端，無力回應非東正教基督教神學思想的挑戰，因此無法保衛自己純潔的信仰，神學創造更無從談起。

這樣，俄語神學今天面臨着來自外部和內部兩方面的挑戰，它必須對這些挑戰做出回應。首先，在語言問題上，俄語在俄語神學中的地位已經獲得鞏固，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禮拜語言和神學語言之間的關係。圍繞這個問題，俄語神學界一直在爭論，爭論本身有助於問題的合理解決。儘管教會傳統堅持教會斯拉夫語在禮拜中不可動搖的地位，但是，現代俄文祈禱書也逐漸被接受。⁴⁸此外，在教堂裏，除了禮拜、禱告和唱聖歌用教會斯拉夫語外，俄國東正教神職人員的布道一直用俄語，宗教學校一直用俄語授課。與此同時，今天俄國教會也在積極倡導復興以教會斯拉夫語表達出來的傳統文化，讓平信徒認識和熟悉教會斯拉夫語。因此，這裏的問題不是用一種語言取代另一種語言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二者的關係：一方面，以利於保持東正教禮拜傳統；另一方面，以利於俄語神學的發展。在教父學方面，俄語神學界正努力恢復教父學研究傳統。近幾年，俄國出版了大量的教父學著作，目前至少有三個大型叢書：《教父遺產》（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從1993年開始出版），《教會教師和教父文獻》（Библиотека отцов и учителей Церкви，從1995年開始出版）和《東正教學者研究教父和教會教師叢書》（Святые отцы и учителя Церкви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ученых，從1996年開始出

48. 有些教會人士呼籲出版教會斯拉夫文和俄文對照的祈禱書。

版)，其中有許多是重新翻譯的，部分是影印的，如教父著作集《愛善》(Добротолюбие)於二〇〇〇年出版了影印版(五卷本，原版為1877年)。教父學方面的題目再度成為神學院學生喜歡的學位論文選題。俄語神學遺產問題主要是如何對待世俗俄語神學和流亡神學問題。教會神學逐漸接受和認同世俗俄語神學和流亡神學在俄羅斯東正教神學上的貢獻。在教會出版機構的出版計劃裏，世俗神學家們的宗教哲學著作和流亡神學家們的著作也佔有一定的比例。教會神學家和世俗神學研究者們之間的合作十分密切，最近正籌備出版的大型《東正教百科全書》(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就是這個合作的結果。針對非東正教的基督教神學，俄語神學界的態度變化是明顯的，今天俄語神學界已經擺脫了過去「揭露神學」中對天主教和新教神學的那種仇視態度。對話取代了揭露和批判，已成為對待西方神學的基本態度。在短短的十幾年內，無論是教會神學教育，還是世俗神學教育，都獲得了蓬勃的發展。獨立的俄語神學教育網路基本形成，並正在向世俗教育系統裏滲透。神學教育在俄國教育體制裏獲得了自己的特殊待遇，世俗教育體系逐漸認同神學教育。新一代俄語神學家在這個普遍的神學教育體系裏成長。

世俗神學和流亡神學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俄語神學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世俗俄語神學缺乏教會經驗，流亡俄語神學缺乏民族信仰的根基。⁴⁹教會經驗和民族信仰根基之間有內在聯繫，俄語神學中的許多問題都與這個內在聯繫的喪失相關。世紀之交和千年之交為俄

49. 無論基督教哪一派，都強調自己的普世性，淡化民族性；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基督教的民族性越來越淡化。然而，歷史上的基督教畢竟是通過具體的民族才得以傳播的，基督教神學都帶有一定的民族色彩。東正教的民族性尤為明顯，俄語神學亦然。

語神學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在今天的俄羅斯，教會意識和民族意識正在復興和增長，而且二者之間結合得越來越密切。俄羅斯教會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在神學方面，教會對所面臨的問題做出了積極的回應。最近十幾年，俄羅斯教會舉辦了各種形式的神學會議，如每年一次的聖誕節讀書會，千年之交的神學會議等。主教公會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神學部。此外，教會在一九九四年決定，到二〇〇〇年，把所有的教會中學變成高等教會學校（類似神學院），而把神學院變成類似研究生班的東西，其目的顯然是為了大量培養神學方面的各類人才，特別是高級神學學科人才。⁵⁰教會還積極地與世俗學者合作，不但邀請他們到宗教學校講課，而且還與他們合作從事學術研究。總之，教會對俄語神學的復興充滿信心。

上帝之聖言是永恆的，神學也將是永恆和無限的。天主教和新教遠沒有窮盡基督教神學。東正教在神學創造方面的使命沒有結束；相反，它還有巨大的潛力。一千年的東正教土壤培育出來的俄羅斯民族宗教情感和宗教體驗，豐富的神學遺產，教會對來自各方面挑戰的積極回應的態度，這都是俄語神學復興的保證。

50. 這個龐大計劃至今也沒有完全實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嚴重缺乏合格的教師。